



凉夏

沈月明

在网络论坛看到一个居住在北京好还是上海好的讨论,热闹非凡。上海的优势不少,但有一样似乎是公认的糟糕——上海的气候。“一年只有春天的前半段和秋天尚可接受”,其他时间,冬天冷死,夏天热死,黄梅天潮死。这两天冒着让人窒息的热气出门午餐,我承认上海的夏天确实不怎么宜人。

但在很多作家的笔下,老上海的夏季并非如此恼人,弄堂里的夏日风俗画总散发着安闲浪漫的气息。20年前上海的郊区,夏天也从未让我感到痛苦,反而觉得是一个最缤纷、最有趣的季节。甚至我还可以说,上海的一年四季,都是美好的。

那时的上海郊区,哪怕在最热的中午,把前后的门窗开了,风就生了起来。躺在凉席上午睡,听窗外蝉拼命地嘶叫,感到的不是夏日的烦躁,而是天地的宁静,而暑气就在这奇妙的寂静中消散了。

这两天在家里,不要说中午,即便晚上也要开着空调睡觉。夏日的傍晚本是邻里交往的天赐好时光,但暑气逼停了人们的脚步,何况也难觅一个风凉开阔的空间。如此又让我怀念早时的夏夜。

如果觉得屋里太热,晚饭大可搬到院子里进行。一碗麦屑粥,一点自制的酱瓜,总有清炒的时蔬,间或有的是红烧杂鱼、盐水螺蛳等夏日美味。白日辛苦的劳作在夏夜的微风里,都化作了朗朗的笑声。邻居们似乎总比我们吃得早,自己拿个凳子四边坐下,琐碎而散淡的聊天,有“赚积”(蟋蟀)和鸣。有时若聊得晚了,天还是亮的,那是月光,而风就已经有点凉了。

我并没有上海郊区气温变化的数据证明,只是觉得夏日的体感温度比以往要高了。农家的楼房几乎都装上了空调,一把蒲扇就可以摇过去的夏天一去不复返了。

如今我们天天公布PM2.5数据,采取种种措施努力挽回过去几十年失去的蓝天。可我们有没有想过,持续的高温天其实也是一种环境污染,破坏的是一个美丽的季节还有人们的好心情。

据说在一些崇尚环保的城市,政府机构,居民开始自觉地不用或少用空调。人们越来越意识到,干预自然越少,自然就回馈我们越多。也许,上海也该有所行动了。

“三公”公开细化条款是关键

王玉宝



今日论语

7月10日,国务院办公厅发布《当前政府信息公开重点工作安排》,其中对“三公”经费公开,提出了细化要求。比如,今年起,“三公”经费预算决算总额和分项数额增长的中央部门,要细化说明增长的原因;原来合二为一的公车购置和运行费,须拆分为购置费、运行费两个“子项”等。

将“三公”经费公开细化条款,这对于围堵“三公”经费的滥用,具有制度性意义。为什么细节很重要?财政预算的公开,本是“国家账本”算给老百姓看。而这个“账本”,数目巨大。打个比方,你跟大

家说,这一年你开会花了多少钱,给出一个数字。但老实说,对不起,这样的公开,老百姓没概念。如果你能再说一下,开了几次会,参会人员有几个,开了几天,这样一平均下来,老百姓心中的“秤”就可以拿出来掂量掂量了。

因此,“三公”经费的公开,实质是信息的公开。如果“信息”凤毛麟角,“含金量”很低,实际上只能算“打马虎眼”,不能算公开;只有公开的内容中,信息量足够,老百姓才能判断支出是否合理,才能进行监督、促成改进,实现公开的本义。这就是细节对于财政预算公开特别是“三公”经费公开的意义。

近几年,我们不断见证中国财

政公开的进步。但对于这些公开,民众也有困惑甚至质疑。大家反映最多的一个问题,就是公开得过于笼统,不仅是“三公”经费,很多财政支出项目经费的公开都存在这个问题。

就“三公”经费的公开而言,起码存在三个典型现象:一是“三公”公开“囫圇吞枣”,只告诉你几个总的数字;二是项目“虚头巴脑”,什么“课题调研费”“重要文件起草费”等项目听起来很重要,实际单列项目其合理性存疑;三是“其他支出”另辟蹊径,有调查甚至最高占到本级支出四成,这给一些部门处理“三公”消费留下空间。要消除这些藏“猫腻”的空间,就要促进财

政公开的细化。此次,国务院要求“细化说明增长的原因”,把公车消费账目分开为公车购置和运行费,正是朝这个方向努力。

狠刹浪费之风,厉行勤俭节约,这不仅是党中央转变作风的重点,更是人民政府勤政为民的应有之义。当前,党正在开展群众路线学习教育实践活动,反对“四风”,其中之一就是反对享乐主义和奢靡之风,“三公”经费制度的完善和细化,就很关键。这种细化不仅是公开条款的细化,更应该有整个制度的细化,包括公款报销、人大监督、媒体监督、政府审计的从严。如此,才不会有用矿泉水瓶装茅台、大吃大喝退守机关食堂甚至转战公园等顶风乱象。

法治中国,通往良法善治之路

权威声音

法治兴则国家兴,法治强则国家强。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中国的法治历程先后经历了两次深刻的转变:一是从法制向法治的转变。二是从依法治国向法治中国的迈进。十八大后,习近平总书记就做好新形势下政法工作做出重要指示,提出“法治中国”概念。中央政法委员会据此明确了“法治中国”建设任务,标志着中国的法治实践迈入崭新的征程。

在实践层面,法治中国是从有法可依向科学立法、民主立法的转型升级;是从强调法律体系和规则体系向强调体制、制度、机制、规则四位一体的转型升级;是从依法管理向依法治国的转型升级;是从过去单纯地强调政府严格执法向强调共同推进、一体建设的转型升级;是从规范执法行为向由行为到程序、由内容到形式、由决策到执行一体规范的转型升级;是从事前授权、事后纠错的控制方式向建立权力运行的监督制约体系的转型升级;是从注重私法权利向不仅注重私法权利而且注重公法上的权利保障的转型升级;是从严格司法向公正司法的转型升级;是从强调依法办事向既强调依法办事又强调法治环境改善的转型升级。

法治中国建设是实现中国梦的重要组成部分与有力保障,司法公正与公信是建成法治中国的关键指标和本质要求。人民法院

应当深化司法体制和机制改革,坚持公正司法,切实保障人权和维护人民群众的合法权益,不断提高司法公信力,充分发挥审判职能作

用,为建成公平公正、良法善治、平安和谐的法治中国而履职尽责。

(江必新,见今日人民日报第5版,本报有删节)



河水污染鱼先知!

广西贺州市贺江水被严重污染,发现污染的“大功臣”竟是鱼儿。要不是部分河段网箱养鱼出现非正常死亡,江水被污染还不知啥时候被发现。

孙绍波 画

自由谭

前不久,有出版社发起一项名为“死活读不下去前10名图书”的调查,结果显示:《红楼梦》、《百年孤独》、《三国演义》、《追忆似水年华》、《瓦尔登湖》、《水浒传》、《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西游记》、《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尤利西斯》分别名列其中。消息传出,业界哗然。对中国人来说,居然连四大名著都“死活读不下去”,实在令人纳闷和汗颜。

对阅读人各有志趣,这原本无可厚非,但是一味埋怨四大名著难读,就似乎有些不讲道理了。究竟是名著难读,还是自己根本就不想读,根本就没什么耐心读下去?

在阅读时代,流行轻阅读,不费脑子的阅读很受欢迎。读名著确

一书未完,不看他书

王石川

实需要时间和耐心,像《红楼梦》、《西游记》如此皇皇巨著,要读完还是要耗些精力的。既然读了,就应该坚持读完,半途而废,虎头蛇尾,这样读书不可取。

“读书不二:一书未完,不看他书”,这是清代名臣曾国藩的读书观。换言之,一本书还没有读完,不要急吼吼地换另一本书。这种提醒在当下颇有现实意义。不少人热衷于买书,书房里的藏书也不少,但真正读了几本?尽管陶潜说过“好读书,不求甚解”,但止于翻翻并不能称之为读书,因为陶潜“好读书,不求甚解”的后半句是“每有会意,便欣然忘食”。

只是翻书,哪能领会书之精要,更遑论有“会意”之乐了。读名著,不用心读完,就难得其精妙。读了一千本闲杂书,不如读完一本名著。不仅要读,还应做笔记,“略作札记,以志所得,以著所疑”;“凡奇僻之字,雅故之训,不手抄则不能记”。

不少人把读不下去名著归咎为太忙,没时间。这不是一个高明的借口。真正有阅读信仰的话,再忙也能抽出时间。宋代文豪欧阳修有一位作家朋友,名叫钱惟演,“平生惟好读书,坐则读经史,卧则读小说,上厕则阅小辞。”欧阳修也坦言,“余平生所作文章,多在‘三上’,乃‘马

上’、‘枕上’、‘厕上’也。”既然如厕都可以读书,何愁找不到读书时间?

英国人不读莎士比亚,德国人不读歌德,俄罗斯人不读普希金,也许是不可想象的,据报道,有英国教育家提出:儿童学习莎士比亚应从4岁开始为宜,到14岁就太晚了。中国人不读四大名著同样是可悲的。读书别太功利,别一味青睐成功学,教你发财的书,读读名著起码能修养自己的气质,诚如古人所说:“人之气质,由于天生,很难改变,唯读书则可以变其气质。”当然,读名著贵在读进去,力求“一书未完,不看他书”。

新民新语

传说中的四姨太

乐梦融

前几天,看到本地某报刊登文章揭秘郭敬明奢华生活,并称其价值数亿的豪宅乃汪精卫四姨太的旧址。

有些文史知识的人都知道,“民国美男”汪精卫虽在抗日时期沦为汉奸,但提倡不赌不嫖不娶妾三条基本戒律,终身慎内,其妻陈璧君更是远近闻名、刚猛彪悍的河东狮。汪哪敢搞出“四姨太”?滑天下之大稽。话说几亿的公馆也罢,几千万元的吊灯也好,正能搭配上那个“无头无脑”的姨太太——有人说,反正小四笔下满书炫耀的奢华,也不是为了要求天真的小读者们真去体验酌金饌玉的生活,而是叫人望梅止渴,至于遥远的林子里是不是真有梅子,这还重要么?

这则“郭敬明豪宅探秘”的报道,有着异于常理的网络转载量,以及与之完全不成正比的辟谣转载量,对某部电影的宣传也是推波助澜。但是,做媒体的仍然应该告诫自身,去看一下是否真存在“梅林”,甚至尝一尝是不是传说中的梅子。

读者印象中,近年来记者这个群体时好时坏,时沉时浮。曾经感喟87版红楼梦竟能用整整3年时间,让一班演员习得琴棋书画,以期与原形神相仿,也曾痛斥新版红楼梦的仓促上台草草了事,美则美矣毫无灵魂。仔细想想,新闻行业的道理是相通的。

有同行私下辩白,这类“硬伤”的出炉,很多时候是委屈的。时代不同了,大部分受访者不再做好事不留名,相反爱说大话谎话过头话:出版量尾数加个零,拍卖价四舍五入,粉丝数号称全国人口十分之一,写作水准不逊《红楼梦》等等,这些有意或无意的编造成全了他们的宣传目的,一转身,受访者还能拿着报纸杂志对外自证身价、左右逢源,“看看,这可不是某某媒体报道的——可不是我说的。现在的媒体……哎……都喜欢抓眼球。”这样的事情,发生了一次又一次。

个体的文史常识或有死角,整个采编审核或有一时疏忽,但对拿起报纸的读者而言,这都不是借口。白纸黑字的页面就像一根根耻辱柱,会把作者与笑话(或丑闻)永久地捆在那里,一节一节把媒体的公信力与美誉度拉到谷底。

作为从业者,我们不必困囿于字里行间的锱铢比较,也不该停留在对某人的指责,当以此自警。